

期待中菲关系重回健康发展轨道

——三论南海仲裁案及南海问题

6月30日,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在马尼拉正式宣誓就职。

此前一天,应菲前总统阿基诺政府单方面请求建立的南海仲裁案仲裁庭对外称,将于7月12日公布所谓最终裁决。南海仲裁案闹剧终于要收场,菲新政府也该与前任的错误说再见,尽快回到通过谈判解决争议的正确轨道上来。

中菲关系要改善,“解铃还需系铃人”,关键在于菲方。菲新政府能否承担起所应承担的“解铃人”角色,用多长时间、多大力度来抛弃前任政府留下的外交包袱,如何面对仲裁案对中菲关系造成巨大伤害,人们拭目以待。

菲新政府做出实质性举动改善中菲关系的机会依然存在,尽最大可能补救仲裁案对中菲关系乃至地区局势带来的负面影响的机会依然存在。

一个多月前,杜特尔特在总统选举中胜出的消息获得确认后,中国领导人致电祝贺。贺电表示,一个友好、稳定、健康发展的

中菲关系符合两国和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保持并深化中菲睦邻友好和互利合作是两国领导人的共同责任。希望双方共同努力,推动中菲关系重回健康发展轨道。

杜特尔特随后在接受菲媒体采访时说,收到这份贺电对他来说是一种荣誉。此后至今,杜特尔特在不同场合释放出缓和中菲关系的积极信号。他提到不愿因黄岩岛与中国开战,提到不赞成菲律宾加入美国的所谓“航行自由”行动。中菲两国人民以及世界上所有真正关心南海地区和平稳定的人们都期待中菲两国关系回到正途。

这一段有来言有去语的非直接“对话”,被中菲媒体解读为外交关系回暖的积极信号。更值得注意的是,两位领导人在相关表态中均提及中菲关系的历史,强调中菲两国有着悠久的友好交往历史,两国人民有着深厚的传统友谊。

历史,在现代国家间交往中,从不是寒暄的套词。不忘历史、尊重历史、常念历史,进而缔造历史,是国与国交往时重要的共同语言。在中菲交往的历史长河中,有太多美好

的篇章值得回忆,而南海,在历史上则是中菲友好平等交往的重要纽带。

菲律宾史籍《1493-1898年的菲律宾群岛》中记述了这样一个关于中菲南海交往史的故事。公元1626年,在今天菲律宾巴丹半島的埃尔莫萨地区,正面临一场严重饥荒,而当时的马尼拉政府因种种原因爱莫能助。当地的天主教徒只好每天祈祷中国商船能按每年约定的时节前来救援。不久后,当六艘满载谷米的中国商船从南海驶入埃尔莫萨港时,当地人大呼这是“上帝的恩赐”。

几乎同一时期,中国福建地方志《閩書》也记载了一段与菲律宾的民间交往史。今天在中国普遍种植的番薯,原来是从吕宋国(今菲律宾)流传入境。有商人见吕宋国普遍种植番薯并取得了良好的经济效益,便取了植株,经南海漂洋过海到达福建并种植成功。在广泛种植的前几番薯就帮助国人度过了一场严重的饥荒。

同样是饥荒,同样是跨海交流,同样是相互受益、平等交流、共同发展、念及民生是唯一道理。在漫长历史中,南海绝大多数时间在中菲之间扮演这样的纽带与平台。当然,这些历史,一些西方人并不了解、并无兴趣了解、即便了解也装作不了解。

过去几年,菲律宾前总统阿基诺三世把菲中友好的传统放在一边,把民生需求与发展需求放在一边,执意随一些域外国家起舞,把某些域外国家的口头承诺当作安全保护伞和经济驱动力,大肆国际化南海问题,甘当域外国家插手南海问题的急先锋。但事实是,外国军舰的频繁游弋加剧了南海的紧张,原本航行自由的海域反倒成了某些国家“横行自由”的演武场。菲律宾丝毫不在游弋的外军舰只中找到真正属于自己的安全利益。在经济上,某些西方国家的承诺并未让菲律宾改善民生,反倒是激化的南海争端让很多菲律宾人失去了营生的根本。阿基诺政府在南海问题上的认知错误、决策错误和战略错误,最终只会把一切苦果转嫁到国民身上,甚至殃及周边地区的稳定和繁荣。

只有加强合作、发展经济、互利共赢,才符合中菲两国的根本利益。明眼人可以清晰地看出中国在处理中菲关系时的谨慎宽容和念及民生。在两国关系艰难的2015年,在中国与亚洲国家贸易下滑7.8%、与东盟国家贸易下滑1.7%的背景下,中菲贸易逆势增长再

创新高,达到456.5亿美元,同比增长2.7%。中国目前已是菲律宾第一大进口来源国、第二大贸易伙伴和第三大出口市场。而且,两国间在产业内和产业间的互补优势明显,经济增长潜能巨大,投资合作前景广阔。相比某些国家给阿基诺开出的空头支票,中菲间产业互补优势、经济增长潜能和投资合作前景,才是务实、共赢的合作正道。

上世纪80年代,中国领导人邓小平在先后会见菲律宾副总统劳雷尔和总统阿基诺夫人时提出和平解决南沙群岛争端的总体思路,即“搁置争议、共同开发”。之所以能形成这样有建设性的共识,是基于双方都认识到,虽然有困难,但希望远比困难多;虽然有分歧,但共同利益远比分歧大。有合作才有希望,共同发展才是出路。只要菲方珍视历史,正视现实,及时走出一些域外势力挖设的陷阱,“解铃”就不再是难事。

(新华社北京7月1日电)

南海问题, 别给中国乱扣帽子

H 国际时评

自南海仲裁庭6月29日宣布将于近期公布所谓仲裁结果以来,西方舆论场又掀起一股抹黑中国的浪潮。譬如,菲方首席律师、美国人保罗·赖克勒日前接受路透社采访时说,如果中国不尊重仲裁结果,有可能被看做“法外之国”。

我们知道,赖克勒先生30年前因代理拉美小国尼加拉瓜胜诉美国一举成名,是大名鼎鼎的国际法律师。我们尊重赖克勒先生的声名,但并不认为他有权利给一个重诺守信、在遵守国际法方面有着优良记录的国家随便扣上一顶“法外之国”的帽子。

对菲律宾南海仲裁案,中国早已声明不接受、不参与的立场。我们不清楚,赖克勒先生所说的“法”究竟指的是什么。如果指的是《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以下简称《公约》)等国际法,自行扩权和越权的南海仲裁庭倒更像是法外之地。赖克勒先生被《美国律师》杂志称为“国际法院先生”,他不会不知道,菲律宾提请仲裁的实质——南海部分岛礁主权问题——并不在《公约》的调整范围之内,更不涉及《公约》的解释或适用;他更应该清楚,中国等约30个《公约》缔约国根据《公约》第298条做出的各种排除性声明是《公约》解释和适用过程的有机组成部分。

如果从广义上讲,赖克勒先生所说的“法”指的是“规则”,其代理人菲

律宾才是规则的破坏者。赖克勒先生接手此案3年有余,他至少应该明白了这样一个事实:中菲早已通过一系列双边文件和《南海各方行为宣言》就通过双边谈判解决南海有关争议达成协议,是菲方出尔反尔、不守信诺、破坏规则,单方面强行提起仲裁。

我们发现一个有趣的巧合,南海仲裁庭公布仲裁时间表及赖克勒先生所发表的言论恰在菲律宾新总统杜特尔特履新之前。杜特尔特6月30日在谈到中国和菲律宾在南海问题上的争端时表示:“只要能够通过谈判达成和解,我就很高兴。”一些分析人士从中看到了中菲回归双边对话协商轨道的希望。对话协商一直是联合国和国际社会倡导的争端首要解决方式,显然,赖克勒先生随便扣帽子的言论不是在为创造对话协商氛围做“加法”。

南海仲裁案自始至终就是一出交织着地缘、舆论博弈的政治闹剧。一些域外力量给中国扣上诸如“挑战国际法治”“谋求地区霸权”的帽子,但他们还没有“把白说成黑”的能力。中国致力于在尊重历史事实和国际法的基础之上解决南海有关争端的努力,不会因为赖克勒先生的一句话就抹杀掉。中国也绝不会在这样的舆论威胁下,在涉及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等核心问题上做出一丝一毫的退让。

记者郝薇薇(新华社北京7月1日电)

新华社北京7月1日电(记者靳若城)外交部发言人洪磊1日表示,菲律宾是中国隔海相望的近邻,有关争议归根结底还是中菲邻里之间的

事情。希望菲方与中方相向而行,妥善相关争议。

在当日例行记者会上,有记者问,菲律宾外交部海事中心前秘书长埃恩科米恩达日前接受采访时说,所谓中菲进行了数十次谈

判未能解决争端只得提起仲裁,这是菲上届政府外交部在撒谎。

事实是中方一直试图与菲方谈判,但菲方一直未回应。中方对此有何评论?

洪磊说,菲有关人士用铁一般的事实在再次揭露了阿基诺三世政府为单方面提起仲裁而编造的谎言,再次说明了菲律宾南海仲裁案的非法性。中菲围绕南海产生的

争议只有通过双边谈判磋商的正途才能解决。

又有记者问,据报道,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昨天说,菲不想向任何国家宣战,如通过谈判能赢得和平将乐见其成,希中菲南海争端能实现“软着陆”。菲新任外长亚赛也说,不会像一些外

回应?

洪磊表示,菲律宾是中国隔海相望的近邻,有关争议归根结底还是中菲邻里之间的。菲律宾阿基诺政府提起的南海仲裁案是非法、无效的,中菲有关争议只能在充分尊重历史事实的基础上,根据国际法,通过谈判协商妥善管控和解决。希望菲方与中方相向而行,妥处相关争议。

外交部发言人表示 希望菲方与中方相向而行,妥处争议

新华社约翰内斯堡7月1日电(记者赵熙)南非主要报纸7月1日刊登南非资深国际问题评论员香农·易卜拉欣的文章。文章揭露美国借策划、推动南海仲裁案遏制中国的实质,支持中方在仲裁问题上的立场。

南非独立传媒集团旗下《星报》《开普时报》《水星报》等主要报纸都刊登了易卜拉欣的文章。文章说,如果遏制中国是美国外交政策的重要战略支柱,那么美国就会十分看中南海仲裁案仲裁庭即将作出的裁决,而相关裁决无疑将加剧南海地区的紧

张局势。

文章认为,美国将中国看作“其全球霸权的主要挑战者”,并试图针对日益强大的中国建立“包围圈”。对美国而言,地缘战略上最行之有效的方法就是通过地区代理人控制中国的海上通道,进而影响中国的贸易和能源运输。

文章表示,南海已成为了一个博弈场。奥巴马政府上台前,南海各声索方虽有口舌之争,但地区形势处于可控状态。此后,美国积极推行“亚太再平衡”战略,并调整政策支持南海周

边国家进行领土声索。美国声称,其在南海的利益是保护航行自由,但迄今中国从未对南海航行自由造成任何威胁,而是一直在致力于维护该海上通道的安全。

文章指出,美国已成为南海地区紧张局势背后的那只“看不见的手”。有消息称,美国组建了律师团队协助菲律宾,并怂恿菲律宾在日本籍法官担任国际仲裁庭长期间提出仲裁请求,这位法官曾在以往多起案件中反对中方立场。

文章说,自2013年1月菲律宾单

方面提起强制仲裁后,中国即表示不接受、不参与仲裁。中国坚持认为,领土主权问题不属于《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以下简称《公约》)所调整的范围。而且,中国已于2006年依据《公约》规定做出声明,将涉及海域划界等事项的争端排除适用仲裁等强制争端解决程序。

文章指出,美国匆忙推动南海仲裁案可能产生的后果还有待进一步观察。现在人们要问的是,美国是否想把挑起军事对抗作为遏制中国战略的一部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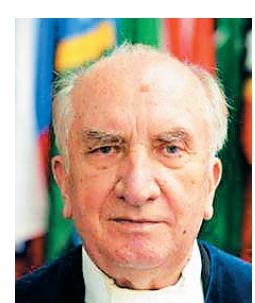
南海仲裁案五人临时仲裁庭如何组成? 都有谁?



托马斯·A·门萨



让-皮埃尔·科特



斯坦尼斯瓦夫·帕夫拉克



阿尔弗雷德·H.A. 松斯



吕迪格·沃尔夫鲁姆



柳井俊二

坦尼斯瓦夫·帕夫拉克,波兰人,1933年9月出生,国际海洋法庭法官;阿尔弗雷德·H.A. 松斯,荷兰人,1948年10月出生,荷兰乌得勒支大学教授;吕迪格·沃尔夫鲁姆,德国人,1941年12月出生,国际海洋法庭法官。

五人中,阿尔弗雷德·H.A. 松斯是一名教授,其余四人都是国际海洋法庭现任法官,其中托马斯·A·门萨是临时仲裁庭主席。

五人都是谁?

根据仲裁庭书记处公布的消息,五人临时仲裁庭包括:托马斯·A·门萨,加拿大人,1931年5月出生,国际海洋法庭前法官;让-皮埃尔·科特,法国人,1937年10月出生,国际海洋法庭法官;斯

怎么组成的?

按照程序,国际海洋法庭时任庭长柳井俊二在接受菲律宾2013年1月强行提出的仲裁案后,于当年5月组成由五名专业人士组成的仲裁庭。

菲律宾方面指派国际海洋法庭现任法官,德国人吕迪格·沃尔夫鲁姆在仲裁庭中代表菲律宾;由于中方不参与仲

裁,因此剩余4人均由柳井俊二指派。

到这里,我们不得不介绍一下临时仲裁庭的“第六人”——柳井俊二。

柳井俊二现年79岁,在日本外交部工作40多年,曾任日本外务省次官和驻美大使,2005年成为国际海洋法庭法官,2011年至2014年担任国际海洋法庭庭长。

柳井出任庭长时,与日本存在岛屿领土争端的韩国就曾表示过担

忧。此前,日本政府一直希望把竹岛

(韩国称“独岛”)主权争议提交国际海洋法庭,柳井当选产生的直接后果,就是韩国将更加警惕日本利用国际司法机构干预岛屿主权争议,更加排斥国际海洋法庭。

柳井被认为是日本右翼鹰派人物的代表,是日本首相安倍晋三设立的私人咨询机构“安全保障法制基础再构筑恳谈会”的主席。

荒谬的裁决!

外交部发言人洪磊6月29日就菲律宾南海仲裁案仲裁庭声称将于近期公布所谓最终裁决发表谈话时再次强调,仲裁庭对本案及有关事项无管辖权,不应进行审理并作出裁决。

美国国务院前法律顾问亚伯拉罕·索费尔日前参加在荷兰海牙举行的南海仲裁案与国际法治研讨会上说,根据《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仲裁庭不可就主权问题作出裁决,中国也已根据《公约》规定将海域划界等问题排除强制仲裁,所以中国不参加菲律宾单方面提起的仲裁案有坚实的法律依据。国际条约允许主权国家保留某些争端通过外交途径解决,如果国际司法或仲裁机构不接受主权国家的合法行为,也会对国际条约造成伤害。

记者 杜健
(新华社国际客户端报道)